

principles becomes
not Europeans are
without a religion. Ci
tain an orderly,
r no many centuries
a world has been
the Chinese does
ived that in the p
doesn't consist in
'prudence' in the v
iew, in conviction
eking any reward,
e for a paradise;

傅雷著译全书

第三卷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西直、坦白、質美、愛書、愛
「譯書」，不是消閒的「消閒」，
家庭開支，往來讀子的等，
「便向俗的」(a n c y) 讓中
既不好教書家底生活，且其
然我長我長(一)「(a n c y) 且
但那也是「道義」上感憤上
「留侯之長」了。做人是聰明
再說一遍，別接會「消閒」。

傅雷著译全书

第三卷

傅敏 主编

 上海远东出版社



傅雷在法国（一九二九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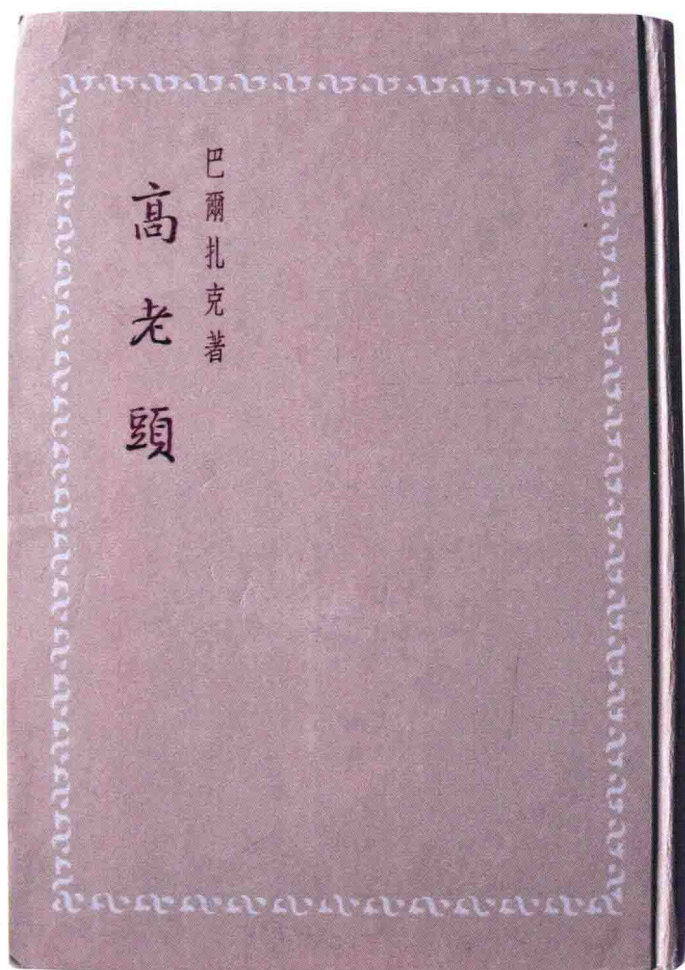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次大修改《高老头》译文后之傅雷夫妇（一九六四年）

高 老 頭

巴爾扎克著
傅雷譯


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初版本封面(书名题签系黄宾虹墨迹)
(一九四六年八月骆驼版)


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重译本封面(书名题签系傅雷墨迹)
(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文版初版)

模博平明出版社紙版重印

高老頭

著者 巴爾扎克
譯者 雷克

出版者

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大街四十四號)

印刷者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
發行者 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書號(356) 本書字數186000 印數3001—1000
31"×43" 1/32 印張13 3/8 總裝定價18,5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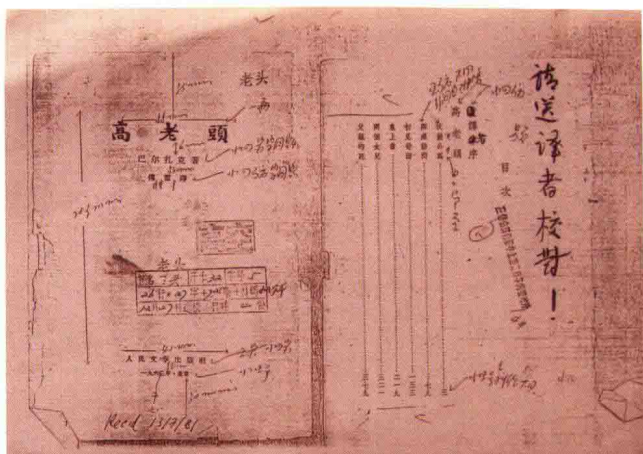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重译本版权页(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人文版初版)

高 老 头

巴尔扎克著

傅 雷 译
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第三次修订本（一九七八年四月人文版初版）


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第三次修订稿(一) (一九六三年九月)



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第三次修订稿(二) (一九六三年九月)

第三卷出版说明

本卷收辑傅译巴尔扎克《高老头》。

这部作品，按照巴尔扎克生前手订《人间喜剧》总目里，属“风俗研究篇”的“私人生活栏”。

《高老头》译竣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，由上海骆驼书店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出版。一九五一年译者重检旧译，“以三阅月的功夫重译一遍”，并撰写《重译本序》，于该年十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。一九六三年“文学研究所有意把《高老头》收入‘文学名著丛书’，要重排一遍”，故在“重译本”的基础上，再次重改修订，并撰写《译者序》十一页，但此序于十年浩劫中佚失于出版社。此《高老头》第三次改本，于一九七八年二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傅雷遗译出版。一九八一年九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《傅雷译文集》时，即据此本，并参照译者重改本手稿，改正人文版所留错字和误排之处。

今《高老头》本，据安徽文艺出版社《傅雷译文

集》第一卷、辽宁教育出版社《傅雷全集》第一卷，以及江苏文艺出版社《傅译巴尔扎克代表作（一）——高老头》二〇一一年版校订排印。

本卷目录

第三卷出版说明

巴尔扎克

高老头 /1

巴尔扎克

高老头

Honoré de Balzac
LE PERE GORIOT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**Charles Huard**(查理·于阿)
木刻作者: **Pierre Gusman**(比哀·居斯芒)
(按照 **Louis Conard**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容介绍

本文系译者一九五一年为平明出版社版

《高老头》一书撰写的介绍。——编者注

批评家称高老头为近代的李尔王。但在社会观点上，它比莎翁的名剧意义更深广。巴尔扎克的人物不只是一个人物，而是时代的典型，悲剧的因素也不限于个人的性情气质，而尤在乎淫靡腐化的社会环境。鲍赛昂夫人代表没落的贵族，以隐遁终场，拉斯蒂涅与伏脱冷代表新兴阶级的两种作风：一个像瘟疫般钻进社会，一个像炮弹般轰进社会。野心家求名求利的挣扎，与高老头绝望的父爱交错之下，使小说内容愈显得光怪陆离，动人心魄。本书初译于一九四四年，印过四版，销达九千余部。兹因译者不满译文风格，特全部修正重译，交由本社出版。

重译本序

以效果而论，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，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。以实际工作论，翻译比临画更难。临画与原画，素材相同（颜色，画布，或纸或绢），法则相同（色彩学，解剖学，透视学）。译本与原作，文字既不侔，规则又大异。各种文字各有特色，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，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，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。像英、法，英、德那样接近的语言，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；中西文字的扞格远过于此，要求传神达意，铢两悉称，自非死抓字典，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。

各国的翻译文学，虽优劣不一，但从无法文式的英国译本，也没有英文式的法国译本^①。假如破坏本国文字的结构与特性，就能传达异国文字的特性而获致原作的精神，那么翻译真是太容易了。不幸那种理论非但是刻舟求剑，而且结果是削足

① 《哈姆雷德》第一幕第一场有句 Not a mouse stirring，法国标准英法对照本《莎翁全集》译为 Pas un chato。岂法国莎士比亚学者不识 mouse 一字而误鼠为猫乎？此为译书不能照字面死译的最显著的例子。

适履，两败俱伤^①。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，句法构造的不同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，修辞格律的不同，俗语的不同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，感觉深浅的不同，观点角度的不同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，社会背景的不同，表现方法的不同。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，必须像伯乐相马，要“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”。而即使是最优秀的译文，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。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，过则求其勿太过，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。

倘若认为译文标准不应当如是平易，则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。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，译文的流畅与完整，都可以兼筹并顾，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，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。

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的翻译，当然是眼高手低，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。《高老头》初译（一九四四）对原作意义虽无大误，^②但对话生硬死板，文气淤塞不畅，新文艺习气既刮除未尽，节奏韵味也没有照顾周到，更不必说作品的浑成了。这次以三阅月的功夫重译一遍，几经改削，仍未满意。艺术的境界无穷，个人的才能有限：心长力绌，唯有投笔兴叹而已。

译者

一九五一年九月

① 六年前，友人某君受苏联友人之托，以中国诗人李、杜等小传译成俄文。译稿中颇多中文化的俄文，为苏友指摘。某君以保持中国情调为辩，苏友谓此等文句既非俄文，尚何原作情调可言？以上为某君当时面述，录之为“削足适履，两败俱伤”二语作佐证。

② 误译的事，有时即译者本人亦觉得莫名其妙。例如近译《贝姨》，书印出后，忽发现原文的蓝衣服译作绿衣服，不但正文错了，译者附注也跟着错了。这种文字上的色盲，真使译者为之大惊失“色”。

目录

内容介绍

重译本序

伏盖公寓 9

两处访问 64

初见世面 104

鬼上当 171

两个女儿 246

父亲的死 288